

否认，除了没理清思绪，对权力的恐惧，同样有一种不愿承认自己被性侵的心情。赵寻不愿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，这让她感到羞耻。她试图遮盖自己人性的瑕疵，因为她并不能百分之百面对自己的选择和犹疑。

而赵寻后来的撒谎，也是为了掩盖自己过去三个月无法解释清楚的内心的纠结，三个月的犹疑让她付出了惨烈的代价，到那一刻她才完全清楚自己内心真正想要和不想要的，完成最后的成长。

父母推倒最后一根稻草

几乎没有例外的，沉默的被侵害者背后，大多都遭受过来自原生家庭的漠视与遮盖。不能、不敢说“不”，往往是父母这个角色，推倒了最后一根稻草。

静怡在小学五年级那年，家里来了一个远方哥哥到市里读大学。周末和节假日里，常被父母邀来家中吃饭。哥哥读的是名校，成绩拔尖，正好顺便帮静怡补习数学。和家人一样，静怡也很喜欢这个斯文清秀的大学生哥哥。

可房间里只有他俩时，哥哥便会把静怡圈在怀里讲题。静怡很不舒服，惊慌挣脱，他却生气地板起脸，严肃批评静怡学习不用心后，又会“亲亲脸”以示安慰。几次之后，静怡心里蒙上了一种做错事的羞耻感，觉得那是肮脏的。

静怡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向父母求助，憋了半天也只说出“他欺负我”几个字。父母笑笑，只当是哥哥与妹妹之间的玩笑。在“哥哥督促你

学习是为你好，怎么能叫欺负你呢”的质疑下，静怡终究是将委屈咽了回去。

阿喵也曾求助过。在被男友侵犯后，她躲回了家，妈妈帮她涂湿疹膏的时候，阿喵哭了，并告诉了妈妈这段经历。妈妈听后很难过，但不知道怎么解决，她觉得女孩子最重要的是清白，不要声张为好。阿喵的原生家庭里，父亲非常强势，母亲绝对服从。

从小家里教育阿喵作为一个女孩子，要极力顺从，父亲矫正了阿喵身上一切不听话的成分，不懂得拒绝。这让她想起了男友的行为。

某种意义上，拒绝是一种能力。阿喵说，自己没有这种能力，成长环境里，从来没有被置入过“我可以说不”“我对自己身体有自主权”等类似的语境，这方面很多女生是匮乏的。阿喵也是在后来不断学习和向外界求助中明白的。这是一种进化，并不是每个女生生来具备。

下图：近日，湖南卫视前主持人梁田自曝被性骚扰，被陌生男子尾随近一小时，称“对方眼神很恶心”。

最让阿莉绝望的不是男老师和猥亵那件事，也是父母。刚开始，父母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爸爸很生气，摔门出去了。之后，校领导来沟通，阿莉被送回家，不允许参加谈判。

谈判的结果是，男老师被学校开除，校方为了保全声誉，并未公布真实原因，而是编造了另一个理由：因男老师打了班级中的一名学生，被学生家长举报，主动辞职。在阿莉心里，她不需要把男老师告上法庭，或者报复他。她需要的只是一句安慰，一个拥抱。

但让阿莉感到窒息的是，事发后在家待的第二天，爸爸中午回来吃饭，问阿莉：“打算什么时候回学校。”阿莉一下子愣住了，她不知道如何回答，就好像如果她说不回学校，爸爸下一秒就会发火。阿莉答“明天下午吧”，这时候爸爸回了一句“好”，像是松了一口气。

阿莉感到绝望，她忍不住和妈

